



4997
6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自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

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
市島謙吉氏藏



三國志 卷之八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
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于
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
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
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
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
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
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
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二千人假瓚都

張純

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
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
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
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
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
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
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
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
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
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
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間
同樂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
之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請吏自投虞平之虞以
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
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
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
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

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英雄記曰虞為博平
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
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
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
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
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
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
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
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入徼殺

王政

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贊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

趙謨
劉焉
黃琬
羊續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贊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于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

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兼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勦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 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

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
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
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
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
天子又見兩日出于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
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
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
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
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
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
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
術利虞爲援留和遣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
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
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
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
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
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
越爲流失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軍
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殺授瓚

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花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今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維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亾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

情急而辭

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問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鄉浪反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冷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其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

高焉

姚貢

劾又降伏張揚而以小忿枉害于勲信用讒慝殺
 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其
 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
 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
 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
 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
 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念周
 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
 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
 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

彰

効

魏義

陵遲天子遷都諸侯皆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
 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車
 無禮臣雖闕其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
 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
 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
 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
 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
 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
 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

段川屏使

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攸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韓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

瓚下可疑

孫瑾張逸張瓚

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下屋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略曰瓚曝虞于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

歸子轄三
于銀
圖案

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
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
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舊數師劉緯臺販
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
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
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
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
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
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

義疑議

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
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
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
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
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
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
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
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

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
敢也。

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臺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
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二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
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
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
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
之連年不能振。

同軌王作同仇
屬上句足屬下
句讀亦通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
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
旅力同軌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
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
棄烈士之高義尋禍凶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
懼于飛矢迸流狂亦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
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爾改悔而足下超
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
第殞于鋒刃之端斯言猶在于耳而足下曾不棄

詆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
之津匿怨害民騁于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
毒徧生民幸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
是時足下兵氣震駿馬電發僕師徒擊合機械
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
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裴謀福豐有禮之
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群賊
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
誘大軍味濟而足下膽破衆散心鼓而敗兵衆擾
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

登激附麗
情事

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
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此得
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于舊
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
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
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
宜忿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
足下二三其德疆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
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
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歲貊

三國志 卷之八 公孫瓚 三九六〇二〇二

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
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
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
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
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
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
之前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
下鶴金紕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
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
爾無聞卒殲屠滅相為惜之夫存乎天下之怒希

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
取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
人斯亾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戰下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
其惡名以速朽亾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
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
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
何

朽亾下疑首語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復欲

自將突騎直出傷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士萌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少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心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艸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于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于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于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于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

載同

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

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

郡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閻柔遣使請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請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于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于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揚人

甘公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于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

張磐

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張磐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贓之謙委官而去

徵

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

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日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于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于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于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蒞道任情廣陵太守瑯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或失名

箕行

趙昱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

消瘡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
孝就處士東莞蔡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
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疎悉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
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
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
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起意
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
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
功第一當受遷賞且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
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道謙重令揚州從事

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
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
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在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
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
鈔後遂殺宣并其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
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
謙退守劔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
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

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
計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
牆懼于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
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它方攜白首于山
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
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于
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父見係
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
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
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

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
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
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
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運啓處雖
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
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
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
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
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
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

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艾彊寇惟力是視
入宣德澤躬奉職事莫効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
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
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
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
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
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
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
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瑯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

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
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
守以溫仁今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其棠是
均懍懍夷貊賴侯以清蠶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
念績爵命以章旣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
號安東將軍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丕承奄忽殂薨
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
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
子商應皆不在

陶高陶應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請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

黨太守于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何如。單于於夫羅屯淖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

暹

三國志
魏書八
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
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
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
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于
大城斬固盡收其眾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
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
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固字作兔非

公孫度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
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
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
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
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
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于襄
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
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
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三國志

魏書八

公孫度

三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諳毅儀識書云孫登嘗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誅其宗族

李敏

李進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于無後何可終身不娶

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

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第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表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无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

緣際會為國効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頽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謙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

得音

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于漢勒名帝籙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正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會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

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義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昔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齊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子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于

匱虎兇出于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
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
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
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
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
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
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
賈此爲獸安樂之居求危亾之禍賤忠貞之節重
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示人亦難爲
顏且又宿舒無罪濟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

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
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今忠臣烈將咸念
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爲天
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
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
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
効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
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
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

三國志 魏書八 孫資傳 五
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其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

回

韓起

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二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

三國志

魏書八 孫資傳

五

三九十四

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亾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汙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

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在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

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
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
恩猶垂三省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
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
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疇昔至此變故餘
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
忿塞隙振弭織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
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
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
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効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

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
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
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
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
禽取流離死亾于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
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
矣臣之悽悽念効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
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
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部尉駿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

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効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曾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

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傳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于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

措

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鬼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橫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駕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愬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

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度
 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
 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
 業威震燿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
 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
 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于虜廷矣遺風餘愛永存
 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
 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
 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

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爽
 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
 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
 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
 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
 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
 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
 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我祖考君臨萬民為
 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
 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

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
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廻守志匪石
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早辭厚幣誘致
權使臬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
旣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
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成聞
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
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
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
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

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度於是致武
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
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
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
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
孤堪猶當清覽惜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
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
計功減降當在入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
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于人類吏民昧死控
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奈

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
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
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
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
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
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
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
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
所執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
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鋤伐薪制

艇改案爲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
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
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
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
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
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
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
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
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
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

三國志 魏書八 公孫淵 三十九下五

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闕闕，未知孰定，是之不成，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上，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九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願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恃。

二年春遣大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誅，復稱臣于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發其使，羊衛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詐也。不知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

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斬二十餘里。宣土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斬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

霖起，土山修，糧為發石，逆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太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大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擊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

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蠡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

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聞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涇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

張繡

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
軍敗一子沒繡還保穰

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驍
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
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
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
曳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
不備故敗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
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爲
予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
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
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
繡特多從征烏丸于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
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
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
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

三國志 卷之八
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二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呪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入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君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

奉

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于治
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
亦亾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
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
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
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舉 臣松之
謂張脩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
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
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

閭圃

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
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
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
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
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
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
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
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
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振

三國志

魏書八 張魯

四十一

二九十三

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

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旣不時拔

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

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

三國志 卷之八 魏書 三十八
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
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
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
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邑萬戶封魯王子及閭圃
等皆為列侯

一本作於
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
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
而閭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
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于物無遠近幽深矣
今閭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

止

詔疑為

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
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上于死戰之士
則民利于有亂俗競于殺伐阻兵仗九干戈不戢
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
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謂中後十
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閭繼圃孫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
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
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

以術破術
借妖除妖

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
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
關術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
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亾命皆往
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只太祖遣夏侯淵討
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
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
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
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
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
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揚授首
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亾保宗祀則於彼為愈
焉

三國志

魏書

卷二

三國志

